高二（11）班 曹琪茗 途

高二（11）班 曹琪茗

那是最昌明的时世，那是最衰微的时世；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，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；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，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；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，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；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，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；我们眼前无所不有，我们眼前一无所有；我们都直登天堂，我们都直落地狱。

——《双城记》

雨沉沉地掉落，敲击地面，发出闷闷的声响。台阶下，队伍扭动了一下，缓缓开始前进。时而有人微微移开鲜艳绽放的雨伞，好奇地瞥一眼英烈堂前遒劲十四大字，继而收回目光，等待队伍继续移动，或沉静或焦躁。独有碑上文在瑟瑟雨中回味着自己的意蕴——“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”。

纪念堂内，安然端坐在厅堂中间的花圈凝视着往来的游人，沉默着。过路人似乎对花圈不屑一顾，只是漠然地审视着或许有些空旷的大堂。然而，祭堂并不空旷。堂的东西二侧挂着的照片、二楼整整齐齐刻满湘赣革命先烈名字的碑牌，陈列于此，一图一字都见证了一个忠骨义魂、回响着一段高昂的交响乐。它们是英杰曾经奋斗过的证据，即使岁月逝去，照片上容颜不见、碑文磨灭，后来者已忘初衷，它们仍矗立在这，如诉如示。

这纪念堂如镇纸一般，轻轻一放，便压住了颤动的心灵。穿过纪念堂，整个陵园山在眼前开启。

陵园高处有陵碑。金色的纪念碑在云雾中隐现，远观如凌然危山，亦似燎原之火，细看又觉是林立的坚硬不屈的钢枪。碑座上的浮雕娓娓道来“朱毛会师”、“土地革命”、“龙源口大捷”等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只惜披镜者甚少。再往下，缭绕的雾气淹没了吉安，使人直念“云深不知处”，不知前人斗士，在这样的一片浓雾迷茫中，是否曾茫然过自己的去向？

忽忆起在黄洋界上谒先烈时，亦是这样，雾气朦胧一片。烟云缭绕升腾，似昔日硝烟聚；松涛汹涌暗流，犹鏖战明炮响。这里无处不提醒这后人：勇士们曾伏击在这三尺战壕中，他们举起枪，举起理想，举起中国革命。虽然如今，黄洋界再也不见战旗飘动，不见喊声震天，但那份厚重的历史沧桑，依旧乘着小舟，在云海上颠簸。

对先烈殊深轸念，并不是为将他们浴血罗霄的功绩放上圣坛。现世的我们，与当初的他们其实一样，挣扎在奋斗途中。今人若自以为国家已经富足康盛，或仅仅追求个人一世长安，自然不能对先烈的信念与奉献感同身受。当偷猎者肆行时；当年幼的孩子挤在严重超载的救生筏中逃离自己战乱的祖国，在偷渡途中遭遇风浪，安眠在和平与新生活的大门前时；当ISIS将枪头对准了开放包容的浪漫之都，将它无情的子弹与炸药投向无辜的群众，向所有人敲响战鼓时……

先烈的血脉仍在流动，勇士仍在奋斗途中。